

世界著名
华文女
作家传

1 台湾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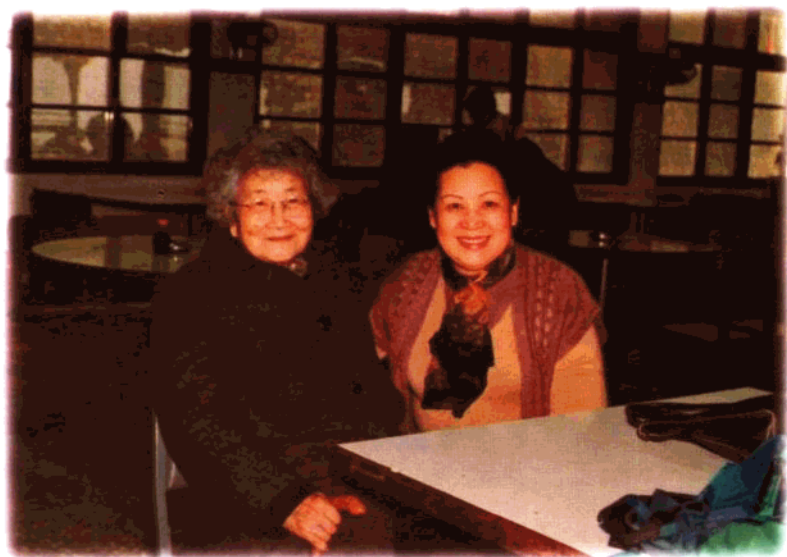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琼瑶



席慕蓉



苏雪林(左)林海音(右)



蓉子



朱秀娟



张晓风



施叔青

华文文学史上的拓荒之作

●曾敏之

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崛起，一洗百年积弱的形象，正在世界之林备受瞩目，在世界各地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文学，华文文学的前景，是乐观的，灿烂的。

从欧洲、美洲到亚洲，在广阔无垠、蔚蓝无际的天空，可看到一群文学之星夺目地升起，她们是女性，各以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才能，向世界宣告以她们的作品昂然地进入世界文坛，标志华文文学已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用什么证明这一论断呢？

以《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丛书可供佐证，毫不含糊地记载了她们的上路历程、创作进程以及成就所呈现的光辉形象。

这套传记丛书名列其中的作家，欧美有於梨华、聂华苓、丛甦、张爱玲、谢冰莹、陈香梅、

欧阳子、琦君、赵淑侠、吕大明、林涓、龙应台；台湾有苏雪林、张秀亚、林海音、张晓风、施叔青、李昂、罗兰、朱秀娟、赵淑敏、廖辉英、三毛、琼瑶、席慕蓉、蓉子；香港有夏易、西西、亦舒、小思、梁凤仪；澳门有林中英；东南亚有尤今、梦莉、戴小华。

35位女作家的传记，是集中了全国各地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素的学者、专家、教授……各以彩笔挥毫，描述了她们的气质风貌、文学风格、人生体验的离合悲欢。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华文文学史上拓荒之作，它的价值，有如西晋时代文学理论家陆机在《文赋》中说的：“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陆机是述古，但也可证今，藉以阐述于世界华文文学范围选出了众多女作家的文与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小窥的。

把这套传记丛书置于案头，就恍如与她们晤对，倾听她们的心声，接触到她们腕底所抒发的情操，所描写的境界，所表现的业绩，不妨引述一二——

有塑造留学生文学的典型形象，充当“无根一代的代言人”；

有经历了千山外水长流的跋涉艰辛，为国际文学交流缔造了为世所称的桥梁与集会之所；

有缅怀故土与家园，在遥远的西歌唱出了动人的歌；

有毕生不忘童年、不忘故乡、不忘亲人师友的一支笔，写出了感人的水是故乡甜的故事；

有以一首歌、长短诗震撼诗坛，也记录了自己成长的痕迹，画出了心中的彩虹；

有野火烧不尽，旋风席卷台澎，人在欧洲，却传播开放、自

由、容忍与理性而从不言倦；

有身居异域，不忘朴实无华的家乡农村，游历神州，摄取题材，忠实地描述人事，引人关念于家国的命运；

有不怕孤独，为文学献身而无怨无悔，为侨情记下了苦乐人生。

此外，还有以缠绵悱恻，描写爱情能手的张爱玲、琼瑶、亦舒、西西等早已蜚声中外；有以古都的城南往事，用浓厚的民族色彩，倾注了真挚感情而寄怀第二故乡的林海音；有以港岛为背景，写了都市妇女悲欢遭遇的施叔青；有以研究香港文史，兼有飘然出群的散文，显出个性的小思；有以执著于写实手法描绘人生的夏易；有以擅长揭示金融贸易市场人物尔虞我诈而驰名的梁凤仪……。可说各有擅长、各有所创。

东南亚是华文文学的沃土，不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有几位女作家在默默耕耘，已取得了春华秋实的收获，她们是尤今、梦莉与戴小华，或以小说、或以散文获得祖国给予她们以奖章的荣誉，她们成了推动华文文学事业的中坚。

.....

概括来说，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以女作家的创作、经历凝成传记而系统记述，却是艰巨的工程，南昌大学文学研究所所以罕见的魄力、以筚路蓝缕的精神从事，在出版事业处于困难的情势下而出版这样百万字的丛书，是令人钦佩的。我相信这是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事业，一定取得广大关心世界华文文学的读者的支持与赞赏。

谬承不以浅薄见弃，嘱缀数言于卷首，非敢僭越，聊抒读后的一点感想而已。

1996年8月于香港

前面的话

● 公仲

华文文学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种文学，它的读者遍及全球。特别是随着它的母体与发源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可以预言，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21 世纪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纪元。

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家，也是世界上阵营最强大的作家队伍，除了中国大陆在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超过 5000 人外，台港澳的作家，按人口比例，较之大陆作家还要多得多，比如香港，600 多万人口，可称为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有名有姓者已近 400 人。中国以外，东南亚、东亚以至于美欧澳洲的华文作家，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还在不断成长壮大之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女作家的迅猛发展，更是群星灿烂，光照环宇，已远不止“半边天”了。

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女作家，在非正式的闲聊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文学该是我们女人的事业，男人们可以去从政、从军、经商、当

官、打仗、做生意。这话不无道理。女人除了也可当官、打仗、做生意外,其实,写小说搞文学创作,倒真是女人们的一个优势。据说女性遗传基因多了一个X,也就是多了一点直感直觉。女性对事物观察细致,感觉灵敏,感情丰富,文笔细腻。看来女性天生的文学细胞就比男性丰富饱满。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妇女的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她们完全有条件有时间来从事文学创作。女性作家的飞速成长发展,已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里,尤以为烈。

人们爱好文学,爱读文学作品,同样也爱了解作家,了解作家的身世。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与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与文学修养分不开的,作品与作家,就如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母亲的先天遗传基因和后天的生活环境、经历、遭遇,无不对孩子产生着决定性影响。所以,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有一门作家学,专门研究作家的。而作家从小到大的成长,所受的教育,个人生活的经历、性格、爱好,家庭环境的熏陶,社会关系的影响,简而言之,作家的历史传记,就该是研究作家的一项基础建设工程。可以说,当今,这项基本建设工作做得还是很不够的。人们当然应该从作品文本来研究文学,可如若不知文本作者的身世,不知是在何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来创作的,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这样就必将会影响到对文学的理解,影响到对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一般而言,作家的生活经历,往往特别丰富,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女作家,更有她们各自一番特殊的经历和遭遇,要不,是很难成为一位出色有名的作家的。也许可以这样说,琐屑庸碌、平淡无奇的一生,是造就不出一个真正的作家来的。

所以说,作家传记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是极其生动诱人的文学素材,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基于上述的思考,我们决心编撰这套传记丛书。我们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文学前辈的热忱关切和支持。冰心、巴金、艾青、荒煤、冯牧、萧乾、王蒙都欣然同意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艾青、荒煤、冯牧、冰心竟已先后作古,未能亲眼看到这套丛书问世。记得在北京,在病榻前,在他们乐意接受作为顾问并为编写好这套丛书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时,他们所流露出的会心的微笑,倾注了对这套丛书的多么真诚、深切的关怀和爱啊。今天这套丛书就作为奉献给他们灵前的一束鲜花吧。冰心、王蒙还要丛书能做到高规格、高水平,编选要严、要精、要准。顾问们的殷切关怀与期望,增添了 we 编好这套丛书的信心和决心。

鉴于中国大陆女作家传记已经较全较多,我们这套丛书只编选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些知名女作家传记,当然,这还只能算是这项基础工程的第一步。由于我们编选的精力有限,有些知名女作家,我们一时联系不上,或一时难以搜集到充分的个人传记材料,或有其它种种原因,所以她们的传记暂时未能收入,实有遗珠之憾,只有等今后再补了。

我们力求把传记写得翔实、具体,既考虑作为作家,应突出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给予适当的文学评论与价值定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不同文化层次,有专业研究者,也有业余爱好者,还有更多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所以我们希望传记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尽量做到雅俗共赏。丛书按照台港澳及海外华人分布的情况,并为编辑出版方便起见,分为港澳与东南亚卷、台湾卷(一、二)、欧美卷

(一、二)共五卷。各卷传主人物顺序均按姓氏笔画排列。

传记的作者,我们是面向全国征寻的,大都是对某位作家有专门研究者。可以说,这次聚集了国内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甚至还有海外的博士、教授。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为编这套丛书,我们组织了一个编委会,编委除了我们编撰者,还特请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有关的专家、学者。他们为这套丛书的编撰,在聘请顾问、选定和联系作者、宣传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特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为主编之一的邓光东同志,又是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他对这套丛书自始至终投注了热情,从总的原则到具体做法,事事关心,一抓到底。我们还特别感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全体同志们,关小群社长对丛书全力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保证了丛书顺利出版。责任编辑吴山芳是本丛书的首倡者,她的辛苦更是无须多言,她还专程去了北京,亲自聘请、聆听了顾问、编委们的指导意见。总之,没有出版社的高瞻远瞩、恢宏气度,没有那种说干就干、一干到底的精神,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们还要十分诚挚地感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曾敏之先生特地撰写序。他广博的学识,精湛的见解,饱满的情感,老到的笔力,使这套丛书生色不少。

当然,限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以及能力和水平,丛书中难免会有不少不周全不准确以至于谬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999年4月于南昌

目 录

总 序	华文文学史上的拓荒之作	曾敏之(1)
前面的话		公 仲(1)
朱秀娟	文商并进的女强人	(1)
张晓风	健笔抒情 亦秀亦豪	(27)
苏雪林	七十年笔耕,百年缺憾	(75)
施叔青	永不言倦的攀登者	(121)
席慕蓉	无意插柳柳成荫	(153)
琼 瑶	梦想家的戏剧人生	(210)
蓉 子	诗坛永远的“青鸟”	(250)

朱秀娟

文商并进的女强人

朱秀娟，原籍江苏盐城，1949年随父母从大陆迁到台湾。

朱秀娟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父亲忙于公务，不经常在家，朱秀娟弟妹5人主要接受母亲的训诲。母亲笃信佛教，每日烧香拜佛颇为勤谨。她读过中学，但没有外出工作，终其一生都是一名家庭妇女。但她对子女的教育很有一套方法。在5个子女中，她对朱秀娟管教最严。因为朱秀娟是老大，把老大管好了也就等于给其他几个孩子树立了榜样。除了言传身教，母亲教育朱秀娟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打。小时候的朱秀娟是一个顽皮的

女孩,因此挨母亲的打是家常便饭。朱秀娟天性倔强,有一股不服软、不服输的劲头,挨母亲打的时候,总不愿认错,不愿说“下次不敢了”之类的话,因此常常更加激怒母亲,每次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左邻右舍都私下认为朱秀娟的母亲像后母。但母亲并不为这些议论所左右,她对朱秀娟说:“我打你,是因为要教好你,让你这辈子不再被人打。你想想,你是我女儿,我打你你都有羞辱感,何况被别人打。”朱秀娟 25 岁那年,早已在社会上谋职,她仍挨过母亲的打,那一次甚至是当着几位同学的面。挨打的原因是朱秀娟没有把当月的薪水交给母亲。把薪水交给母亲,然后从母亲手里领取每月的零用钱,是朱家几个孩子婚前的行为准则。母亲说,这样做是为了发挥团体精神,子女对家庭有权利也有义务。事实上,朱母并没有花孩子们的钱,在子女各自成家后,他们婚前所上交的钱还是返还了各人。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朱秀娟小时候家境颇为富裕,家里雇有几个仆人。然而每个星期天,母亲都不让朱秀娟睡懒觉,一大早就叫她上街买菜。等到长得更大些,母亲就让她进厨房学洗菜学刀法,进而掌勺炒菜。母亲说:“我可不愿日后被人家骂没有把这些教给你。”

朱秀娟还受到母亲更苛刻的限制:放学后立即回家;寒暑假不能玩,外出玩不允许,在家玩也不允许。朱秀娟一家到台湾后,在台北落户。朱秀娟进入台北强恕中学读书。6 年的中学时期,朱秀娟历任班长和模范生。每次假期全班同学集体出去旅游,朱秀娟都要负责策划准备工作,选择地点,联系旅游车等等,然而碍于母命,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奔赴旅游点,然后自己则乖乖地回家读书、下厨房。高

二暑假时，朱秀娟在家中把附近一家租书店里的小说全部读完了，母亲对此十分赞许：“学生本色就是念书。”又说：“阿里山你将来还来得及欣赏的。不念书只顾游山玩水，诗词歌赋，现在你能背多少了？”

没有隐私权，是朱家对子女定的另一条家规。子女所有往来书信，母亲一律有权拆阅。此外，还规定子女容貌要整洁，不能穿睡衣到处跑等等。

朱秀娟多年后说，她很服气母亲的教诲，“走过半百人生岁月，妈妈是惟一打过我的人。……谢谢她那样用心地教我，让我的成长岁月无怨无悔。”^①

也许是由于母亲的严厉督促，也许是命中真与书有缘，朱秀娟从小喜欢看书。母亲不让她出去玩，而她一旦看书，进入了书中的情节，也放不下了，宁愿不吃饭也想一口气看完。所以她并不大向往到外面玩，而真心地喜欢静静待在家中看书。她最喜欢读小说，先是王度卢的武侠小说，继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尤其令她爱不释手，对她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还常常写日记，一天没写好，就不睡觉，直到把当天的见闻感想一一记下来，心里才感到踏实。学校作文比赛，朱秀娟每次都得到很好的名次。上初中时，初一、二、三年级各有一位被人称为“小文豪”的学生，朱秀娟是其中之一。而朱秀娟的作文老师则认为，三人之中只有朱秀娟日后能成为作家，其他两位只是一般的文字工作者。事后证明，这位作文老师预料得很准。

高二暑假时，朱秀娟自己翻译了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一些

^① 朱秀娟《严母的女儿勤学好问》，载台湾《中央日报》1991年6月17日。

短篇小说,如《礼物》、《城中最美丽的女孩》、《最后一片叶子》等。通过这些翻译尝试,朱秀娟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英文程度,而且初步掌握了小说创作技巧。就在这个假期里,她开始试着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但这篇小说还属于习作水平,最后并未发表。

朱秀娟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台湾铭传女子商业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的会计专业学习了3年。在这一时期,朱秀娟忙于应付学业,对写作已无暇顾及,只是在课余时间读一些文学作品。

1964年,朱秀娟从铭传商专毕业,进入台湾一家保险公司,这时候,朱秀娟的一位老师请她代为抄稿,这份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训练了朱秀娟的思维,从中她获得很多借鉴和启发。同时,朱秀娟感到,自己已走上社会几年了,但在世上拥有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她萌生了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记录下来留在人世,以慰生平的念头。她开始拿起笔来写作,给报刊投稿。

1967年,朱秀娟从保险公司退出,到香港谋职。她先给香港一家杂志翻译“唐老鸭”等故事,半年后又进了一家轮船公司做会计。朱秀娟前后只在香港工作了一年,但对香港的商业管理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1968年,朱秀娟从香港返回台湾,在台北一家公司工作。与此同时,她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一年后,朱秀娟的短篇小说集《桥下》由台湾立志出版社出版。这是朱秀娟的第一本书,虽然出版后没有什么反响,但朱秀娟仍很兴奋。她立志要当一名作家,虽然不一定要专门搞创作。朱秀娟暗暗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年出一本书。《桥下》出版之后不久,她就